



Tel:010-64098422

新青年文学

XIN QING NIAN

画镇 (小说)

八落,他们加快了脚步,两个人一路小跑到了家门口。

文棠好像很不舒服,他的额头上不停滑落着泥水的汗珠,脸色更加苍白,强撑着进了屋。

文棠靠在茶几边,费力地喘着气,阿真这才意识到,他已经非常虚弱了。

屋外狂风肆虐,紧接着就是倾盆而下的暴雨。阿真不停地用热毛巾帮他擦拭。

当阿真再次拿着新换的热毛巾回来时,文棠似乎好了一些,他安静地坐在沙发上,冲阿真灿烂一笑,“阿真,我想起这周末作业要交一幅画哎,你还没画吧?”

“管他呢,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?”阿真问道。

“今晚自习就要交啦,你可是从来没有漏过美术作业噢,快画吧,就现在,反正大雨我们也出不去。”文棠催促她。

“可是,我现在也不知道画什么。”阿真摊开手。

“这不是现成的模特吗?”文棠朝她眨了眨眼睛。

阿真突然觉得,这样的画面似曾相识。她想起来,在那个冗长的梦境中,高中时代的自己曾经在这样雨天帮文棠画过一张像。

同样的衣服,同样的沙发。

阿真取出画笔和纸。

笔尖在米白色的宣纸上划动,阿真觉得,每一笔动作都是那样熟悉,就好像自己真的曾经坐在这里,一笔一画完成过这幅作品。

阿真先画完文棠,接着开始画别的东西。当她给最后一处上色,抬头看了眼时钟,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。

“你看。”阿真把画转向文棠,“完成啦。”

文棠没有出声,他点了点头,眼皮翕动了几下,似乎已经非常疲惫,整个人蜷缩在沙发里。

“文棠……”阿真手中的画落到了地上,她颤抖着身体,却无法挪动双脚。

“怎么了?”他依然温柔地望着阿真。

文棠身上的校服仿佛冰块融化,蓝白色混合在了一起,从沙发上滴落下来。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,阿真像是突然醒悟过来,冲过去拥抱住他。

她怀中的文棠就像一张快速褪色的油画,这时,屋内的一切也开始褪色、融化。

“不!”阿真撕心裂肺地叫着。

□ 曾 靓

终于完成了毕业设计画作,阿真长长舒了一口气,丢掉了手中的工具,一边清洗一边打呵欠。

她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。

公交车颠簸着,身体越来越疲惫,对外界的感知也逐渐微弱,她在这无边的寂静中沉沉睡去,在失去意识的那一个瞬间,被巨大孤单包裹的引力感袭来,穿过漫长的记忆之轴,她看见了16岁的自己。

还有……

“阿真!”

朦胧中,一个许久未听到的声音正在喊她的名字。阿真拼命想要从混沌中挣脱出来。

视线由暗转明,她环顾四周,一时竟无法辨认,自己到底在哪里。

“阿真,你快醒醒啊!”刚才的声音再次响起,好像靠得更近了。

她循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,一个全身湿漉漉的人正焦急地看着自己。

“……文棠?”阿真无法置信,她又仔细看了看周围,自己浑身湿透,沾满水草,躺在泥地上,身上穿的是蓝白相间的校服,很显然,这里不是她的大学,而是她曾就读中学的池塘边。

看见阿真醒了,文棠如释重负,缓了口气。

阿真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的脸,无比真实又鲜活。

她试探性地把手伸过去,在触碰到文棠校服的那一刹那,尘封在胸腔的思念与苦涩一涌而出。

“别哭别哭。”文棠见阿真眼眶红了,连忙惊慌失措地安抚她,“就算掉到水里,我也会救你的。”

如果现在,此刻即为真实,那么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,都是一个冗长的梦吗?在那个梦里,她念完了高中,也快念完大学,她花了两天两夜在画室结束毕业设计,接着在公交车上睡去……

那是一个,从文棠离去时开始的噩梦。

“今天放假吗?”经过教学楼时,阿真注意到底楼空荡荡的教室,还有异常安静的校园。

“嗯,对,今天周日你忘了?”文棠回答道,继续拉着她的手,没有回头。

“我好像,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。”阿真望着干净得虚无的天空说道。

文棠放慢了脚步,转过身朝她露出了一个微笑,阿真察觉到,他的面色似乎比刚才苍白了一些。

“你的脸色好差,我们快点回去换干的衣服。”阿真焦急地握紧他的手。

似乎有暴雨将至,一阵阵狂风把树花木草吹得七零八落,他们加快了脚步,两个人一路小跑到了家门口。

编者的话

梦境,是夜晚赠与我们的一份礼物,仿佛心灵的调色盘,盛满五彩缤纷的幻想。在这个天马行空的舞台上,每个人都能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,让灵魂自由翱翔,与奇异的想象共舞。本期,就让我们走进三个青年的梦境世界,在星辰闪烁的夜晚做一场奇幻的文学之梦。

——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编辑部



视觉中国供图

梦 (小说)

□ 周 迪

小的时候,我经常做梦。那时候,陪伴我最多的人就是爷爷,经过了几十年岁月的蹉跎,他脸上的皱纹似乎能长出青苔,但是容貌的沧桑一点也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尊敬。爷爷的身材笔挺高大,双眼炯炯有神,即使在晚年,走路也没有丝毫弯腰驼背。

我常常在夏天跟着他一起去街上看戏,从我们村子到街上,要穿过一个无规则形状的小森林,里面杂乱地生长着各种树木,松树、杨树、槐树,还有叽叽喳喳的鸟。每到夏天,枝繁叶茂的时候,短短的路程也多了许多陪伴。爷爷走得很快,还没上小学的我,要连蹦带跳才能跟上,有时候在草丛中绊倒,爷爷笑笑说,你长得更结实了。

到冬天,小森林里野菊花在荒草中野蛮生长,洁白的雪覆盖住了青草的嫩芽,出门都成难事,我十分留恋和爷爷一起“探险”的日子。窝在家里床上的被窝中,幻想着一场梦,在梦里,我和爷爷一起,在那片小森林里穿梭,直到童年结束的那一刻。

在梦的世界里,一切都被放大了,时间像是一个探险节目的升降镜头,安静地诉说它的奇遇。有一次,我和爷爷一起驻足看一个比爷爷还高大的老头儿,牵着一只猴子表演节目。老头儿的猴子十分听话,他俩之间也许有着了不起的驯服故事。大家都叫老爷爷“猴门儿”,猴子表演的节目是站在一个以它身高为半径的铁环上转圈,日复一日。节目表演完后,猴子甩甩头,眼睛散发出金光,手扶着铁环,还没有站稳,“猴门儿”就牵着猴子准备下一次演出。“猴门儿”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,我看到他满头白发,耷拉至双眉,茂密的胡子足足到胸口位置,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只能看见“猴门儿”的眼睛,看不清他的嘴巴、耳朵和鼻子,毋庸置疑,外表给他增添了很多神秘色彩。

猴子与师傅,我以为这肯定是一个专业的组合,根本没有再多用三分之一秒的时间用来观察他,马上双手合十,膝盖微屈,跪在地上,虔诚地说了一声:老爷爷您……

一边说话一边弯下腰,话还没有说完,我的膝盖顶到了一个香蕉皮,“滋溜”一声,我身子一歪,失去重心。我恼羞成怒,准备破口大骂。话都在嘴边了,我的头磕在了地上,双眼下意识地一闭,脖子和肩膀缩成了一个窝。香蕉皮把我整个人包裹成了一团,像一个被掰开的蛤蜊壳和里面那团不起眼的肉。我在香蕉皮里使劲左右晃,这是本能的反应。

这一瞬间,我的脑中闪过一束光芒。刹那间,我心想,要去另一个空间了,这是灵感,能量太大了。身体那阵痒心,我感觉到香蕉皮碰着一枝柔软的树干。就这样,香蕉皮被剥开了,睁开双眼,视线中是片森林。香蕉皮掉落在地上,温柔地飘落在了一只兔子身边。我游戏在半空中,空气像动物的毛。明亮的阳光线洒在森林里,到处都是有生命的气息,我忍不住四处观看。

天空中,有云和鹰在飘游,鹰一会儿钻进云朵里面,一会朝着太阳的方向飞,我感觉自己也飞了起来。一只青色的毛茸茸的兔,兔子有两只自己的眼睛,所经过的青草也和她的毛一样柔软。兔子经过一条蛇身边,蛇才蜕过皮,草里躺着他的老皮,他换了血液和细胞,焕然一新的蛇直起身体,头往前蠕动,发出咝咝的声音,这是在和兔子打招呼。兔子的颜色都快和美丽的森林融为一体了。

这片森林里边有很多动物,最多的是鸟。鸟叽叽喳喳,享受日光和氧气,它们飞来飞去,我无法忽视鸟的存在。一只彩虹色的夜莺在树上筑了一个巢,这将是她未来出生的孩子们的第一个摇篮。巢里边有兔子赠送她的兔毛,兔毛上是躺在夜莺怀里的蛋。布谷鸟和啄木鸟在夜莺的巢边飞舞。森林上边一群土灰色的鹰,像几片飘在空气中的羽毛,它们的嘴像鱼钩一样,锋利而坚硬。只需要扇一下它们那长于身体几倍的翅膀,便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。在夜莺离开巢去寻找食物的时候,蛋也能晒晒太阳。鹰叼走了巢里的一颗蛋,这颗蛋比鹰的嘴硬,鹰破不开,他在空中丢下了蛋,蛋掉进了一片红色的石头缝里。

夜莺失去一颗蛋,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叫声,低沉的声音划过树干,掠过青草。温柔的兔子听见后跳过来,她知道了发生的事情,就想要保护夜莺和蛋。兔子去找松鼠,松鼠是森林里有名的木工,冬天的时候,他会帮很多动物建一个家。松鼠接受了兔子的请求,愿意帮助夜莺。没过多久,他就用树杈和干草编造了一个球状的鸟巢,后来他又在小溪边和了一把青色和蓝色的泥,涂在了鸟巢上,让这个鸟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松鼠,松鼠希望夜莺以后和她的孩子能自由地满森林飞。夜莺看到兔子的礼物高兴得不得了,作为给兔子的回报,夜莺答应在辞旧迎新的晚上为她唱一曲最动听的歌。夜莺费了好大力气才搬家进去,她慢慢卧下,看着她的全世界。透过新家的缝能看见啄木鸟在轻飘飘起舞,布谷鸟在歌唱。不一会儿夜莺躺下了,就像一条鱼。

一阵微风吹过,晃动了树,我似乎也转了几圈,森林笼罩上了一层橙色。天色将晓,森林安静,我的光快用尽了,太阳逐渐流出橙红色的光辉,像着火了一样。

看着这群可爱的动物,真担心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实现梦想的时候一失手,掉到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火箭,那我希望从天而落的大水,覆盖这片森林。

突然之间,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家人推开了门,喊道,都快中午了怎么还不起来吃饭啊。我猛地坐起来,伸个懒腰,眯了眯眼。梦的世界如此突然地暂停,就像探险节目还未让我过瘾一样,不过梦里的内容已经不是那么重要。在梦里,我注视着、飞翔过,才有了勇气去面对世界。

梦境调色盘

□ 刘 琴

“木木,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冷漠,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,也没有人会爱我。”

“小夕,会有一个人,为你放起月亮,在这个世界,所有的故事都关于你。”

第 21 次失眠

“木木,晚安。”小夕望着雪白的房间,一双黑眼圈更加明显。

在第21次对我说晚安但仍然睡不着之后,她终于提了出来,“可是,我还是睡不着觉。要不然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我想听食梦貘的故事。”

2221年,夏至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山城的城市化已经高达99%,自然资源开发殆尽,只剩下最后一座山被留作标本,没有被开发。人的生活范围空前广阔,但家家户户却紧闭门窗,人在雪白的屋子里几乎不出门。一方面,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舒适,办公、学习、购物,几乎不用出门就能完成;另一方面,则是自然环境越来越差,各种自然灾害频频来袭,出门会有生命的危险,于是城市的管理者禁止人们走出白色屋子。

人口增多,但资源有限。为了活下来,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,生活也越来越无趣,幸福感逐步降低。在重度焦虑之下,人们的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。以前的人长大后,就很少做梦了。但现在渐渐地,就连小孩也不做梦了,只是每日学习。

这时,食梦貘出现了。它原本是一种可以帮助人们吃掉噩梦、编织好梦的动物。人类对它们的需求量很大,但环境被恶化,自然界的食梦貘也就越来越少。于是,食梦貘的捕猎者应运而生,他们专门捕捉野生的食梦貘卖给有钱的人,但贫穷的人无法得到这个待遇。还有人看见了新的商机,制作出人造食梦貘,创造了大量便宜的食梦貘流水线产品,让食梦貘得以被批量生产。

有了食梦貘,人们在梦里的行动就会变成真正的劳动。学习的孩子在梦里做题,工作的大人在梦里办公,年迈的老者在梦里发挥自己的余热。人们真正拥有了24小时,好像活得无比长,但生活也变得无比短。

食指有月牙疤的小孩

“好吧,那我先从自己手上的月牙疤讲起。”我放下手中的螺丝刀,开始讲起食梦貘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,食指上就有一个月牙形的疤。至于这个疤是怎么来的,我就记不得了。我只记得别的孩子为此孤立、欺辱我,说我是个怪物。这主要还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,因为我从来没有食梦貘,我也从来不睡觉——夜晚别人睡觉,我就闭上眼睛假寐,偶尔一睡着就会一直做噩梦,为此,我就误了很多梦里学习的时间。

我因此感到自卑,不愿意和别人说话,什么都是自己独立完成,但因为学习时间的缺失,我总是比别人慢一些。我有点自闭,没有什么朋友,加上我的成绩又不是很好、微薄、近视,老师也不愿意多管我,我在班上是一个很没有存在感的人。

我害怕遇见熟人,也害怕遇见生人。夜晚的时候,父母总是不在家,在家也是使用食梦貘工作。我很讨厌去人多的地方,这让我显得异常孤

独。我知道,一直以来,我都是别人最好的谈资。我也希望有朋友,为此,我想努力地讨好他们。但是,他们没有感谢我,反而更愿意羞辱我。于是,我决定,这样的群体不融入也就算了,我只做好我自己。

月亮是老了的竹子

情况的变化是在上初二的一个早上。夏至,清晨6点,早上晨练,其他的同学已经跑完了,但是我仍然慢腾腾地跑在后面,和他们拉开距离。他们偶尔回头看我,对我这个异类指指点点。

望着他们,我忽然很想哭。我抬起头,望向蓝幕一般的天空,希望泪水不要落下来。马上就要上课了,我希望没有人看见我哭。当然本来也没有人在乎我。

那天的天空像一块渐变色的蓝布,上面是深蓝,下面是浅蓝,连着山岗的地方,近乎白色,和青色的山形成明显对比。蓝布的上角挂着一个月亮,上半月,那个月亮应该是月牙的样子,但是由于我的散光和近视,它看起来像一片鹅黄色的羽毛,我盯着它看,边看边走上坡路。鹅毛飘飘晃晃地下落,忽闪忽闪,在我转弯进教学楼以后,它就不见了。

月亮羽毛落到哪里去了呢?后来,我再也没有把我月亮看成羽毛,或者说月亮再也没有变成羽毛。这就成了一个秘密,我无处分享,只把它写到了日记里。

在又一次被欺凌之后,我产生了一个想法——出逃,逃离这所学校,逃离这个教室,最后,我冒险打开了白色的屋子,去寻找那片失落的羽毛。

外面的世界和我想得很不一样,我踏上了一条全新的路。那片月亮落下来的方向,是一座山。于是我决定进山。我知道,这个月亮和我一样,是不被接纳的异类。找到她,我们或许能成为彼此的朋友。但我翻上山的时候,却发现,山上并没有我要寻找的月亮。当我失落地准备离开时,有一阵风突然吹来。

风是凉风,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天就要黑了,晚霞也变得温柔起来。我朝山的另一边看去,看见山间有一大片竹林,它们黄灿灿的,随着风发出悦耳的竹林涛声,又如一片羽毛随风飘动,山底水声潺潺,像是住在溪边。这时,一个新的鹅黄的月牙缓缓地升起。我忽然明白,原来,月亮是老了的竹子。

竹子上站着一个食梦貘

我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,希望能捡到一个月亮。

竹子摇摇晃晃,竹林之上,站着一只小动物,它牵着月亮,在不停地跑,当它跑起来,也就有了风。而月亮,其实是一片风筝羽毛。等月亮被放得足够高,那个小动物也就不跑了。它停下来,用黄色的竹叶编织网。它的样子很可爱,像一只大熊猫,眼角有两个鹅黄色的“眼圈”,头上鹅黄色的耳朵,像两片大羽毛。眉心有一个小小的月亮,它的手掌很大,但是指甲很细。

食梦貘 (小说)

“你在做什么呀?”我问它。“你能看到我?”它诧异地问我,用网遮住自己的脸。“对啊。”我说,“所以你叫什么名字呢?”

它并没有回答我,把编了一半的网撒向了溪水里,于是竹林里升起了雾,它乘坐在一艘竹叶小船上,消失不见了。我什么也看不见了,除了一条可以回家的黄色小道。

我本想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,但等了很久父母都没有回家。我睡着了,第一次做了梦。在梦里,奶奶告诉我,那是野生的食梦貘,她小时候也看见过这样的动物。

食梦貘以前生活在溪流江河边的竹林里,当雾气或者月光升起来,它们就划船去捞月亮,月亮是下落的羽毛,落到竹林里。它们要早早地把月亮捡起来,晚上又用风筝线把它们放上去。由于有雾气遮挡,它们就不会被人发现。它们用竹叶做自己的窝,也编织捕梦网,来捕捉自然与人类的梦境。

食梦貘是一种能帮助人入睡的动物,它们以噩梦为食,还编织好梦,曾经是人类的好朋友。但有需求,就有伤害。野生食梦貘遭人疯捕,越来越少,现在基本上就看不见了。

听说,能看见食梦貘的人都有自己的使命。食梦貘在守护人类,那么谁来守护它们呢?奶奶告诉我,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的内心就有了答案。我能看见食梦貘,就是很幸运的,命中注定,我是它们的守护者。

找到自己的唯一使命

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,我怎么可能自然的守护者?我有一个疤,我长得也不好看,微弱,还近视,一个优点都没有。但是我还是要确认一下,我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守护者。于是,一个下午,我又去寻找食梦貘了。

这次,我是在溪水边遇见食梦貘的。太阳成了夏日的红色的野果,落在水里。夜晚将临未到,食梦貘划着小船,去水里打捞太阳。太阳像一个小橘子,可以用来照明,烘烤噩梦。有时候,他们也会把这样的小太阳碾碎,做成梦的底色,用来温暖时光。噩梦被取走,就还有一个好梦。那么噩梦去哪里了呢?噩梦被食梦貘吃掉,变成黑色的蘑菇,用来滋养着土地。

这次,食梦貘没有再躲避我,和我成了朋友。“你很温柔啊。”食梦貘告诉我,“你手上的月牙儿就是温柔保护者的印记。万物都有裂痕,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,也可能是黑暗。万物受伤后,治愈者会长出疤痕。其实月亮,也是自然的疤痕,白天破了一个洞,一到晚上,我们就用竹子来补这个疤,于是月亮发出了温柔的光。受过伤,看过黑暗,才能温柔地对待别人,这就是你身上的光。你就是我要找的人类月亮。我相信,和你在一起,我们可以共同治愈其他的人,驱散黑暗,拯救世界。”

“那黑暗是什么呢?”我问。

“是人类贪婪和欲望,它们本该作为噩梦被我吃掉,但是人造的食梦貘只会造梦,不会吃梦,打破了自然的平衡。万物都有裂痕,那是共同制止,保持自然的平衡,拯救这个世界。”

食梦貘和我签订了协议,它会变换形态,隐

藏在我身边,给我提供帮助,而我则回到白色的屋子里,负责拯救世界。

“那我如何知道你在哪里?”

“月竹叶。”食梦貘说着,把眉心的月竹叶取下,贴在我的食指上。“我划着月竹叶的小船,就在你附近,永远不会离开。只要你吹响月竹叶,我就会出现。”

“我会忘记你吗?”

“会的,人的记忆有限,你记得一些东西,就会忘记一些。”

“我要如何才能不忘记你?”

“保持童心,保持怜悯,我承诺,我将永不离去。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不会被忘记的,拯救世界,活下去,这是你的唯一使命。”

我们终须学会自己入睡

“所以,木木,最后食梦貘和你拯救了人类世界吗?”小夕从被子里探出头问。

深林处,夕阳下,河岸边,云雾起,最后一只食梦貘出现了。很快,捕猎者顺着竹叶的声音,捉住了食梦貘,将这最后一只送给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。几天之后,当权者下令,对人造食梦貘进行升级改造。

当权者说,这一切都应当被平等对待。除了人有梦,其实动物、人员也有自由有自己的梦想。很显然,之前研发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人造食梦貘如果只是为了人而存在,打破了自然的平衡,就会出现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,就需要找到真正的食梦貘。让他们感化人造食梦貘,回归到自然,让人学会自己入眠,去面对生活的恐惧与美好,成为真正的自己。

食梦貘本是月亮落在自然界的孩子,他们踏着月光而来,每天放起一个月亮,治愈大自然的伤。月亮一般是银色的,或是米黄色的,立于竹上,长啸唱歌。我们当然需要美好,但悲伤与美好本来就是一体的。这世界上,会有一个人,为你放起月亮,会有一个人,他所有的故事都关于你。

梦境,总是戛然而止。我醒了,发现一切还是照旧。我好像,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,永远也醒不过来。

天快亮了,窗外照射出阳光,空中飞舞着黄沙,最后一座山也因为风沙的卷席而消失不见,山城成了一座荒漠化的孤岛,城市化已经高达100%,自然资源开发殆尽,气候不再适宜人类生活。强光照耀在小夕食指的月牙疤痕上,上面写的只有医生才看得懂的字开始反光:“重度抑郁,建议住院,药物治疗。”

“是的,你和我,最后拯救了整个世界,也拯救了我们自己。”木木轻轻地说,起身打开了窗户。阳光照耀在身上,白屋子里长出了竹林。“又是新的一天,一切重新来过。早安,我亲爱的,小夕。”

“哎呀——”门被推开了,是护士端着药进来。“小梦,该吃药了哦。”

后续:

“木木,你会永远爱我吗?哪怕看不见未来,也看不见希望,也没有光。”

“会的,小夕,我会永远爱你。”我说,“因为,我是你的食梦貘啊。”